**生命的交响诗**

**——《雪山大地》中的生态美学与存在之思**

毛婷 文学院

王诺教授在指出，生态美学的核心理念在于“人如何以一种审美的方式栖居于自然”。这一论断强调跳出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传统框架，追求的是与自然、与大地对话的主体间性。杨志军笔下的《雪山大地》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生态意识，小说跨越了一个旧时代和一个新时代。书中展现的是远方的雪山大地，是阿尼玛卿草原，是强巴，是书记，更是恒久存在的角巴德吉。几代藏汉人的接力为青海这块最美草原迭代守护。雪山守护下的信众没有坏人，只有对雪山大地的虔诚，对生活的乐观，对人性的赞美。死亡虽时常造访这片土地，却未留下悲戚——唯有向善的力量指引着人心的方向。

一、神圣性与生命性的统一

人和自然是天然的神圣的联系。自然事实被当作神圣的解药这样的写作在《雪山大地》中找到了鲜活生动的注脚，作者把藏族文化写进了辽阔的草原上，写进了日出月落、神圣洁白的高原雪山中，书中的生态美学所阐述的核心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神圣性和生命性的统一。作者描绘出的那座雪山不仅仅只是地理坐标的存在，而是承载着千万牧民永恒不变信仰的精神象征物，这一点可以从老牧民贡布每次转场都会牵牛绕山三圈看出。在他代表的牧民眼里，雪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飘落下来的每一片雪花都有意义，甚至雪花飘落的方向也对人具有指引作用。他们认为自己与雪山、草原大地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因此他们的尊敬来自内心的认同。生态美学本质上就是这种神圣的生命关系。真正的生态之美就是把我们自身放到自然的秩序中，去守住每一寸土地、一座山、一朵雪花。

人的神圣性在于小说里的人民展现了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精神追求。而这种追求给予了他们行动实践的内在力量，从而使他们的生命形象具有了神圣的光辉。比如书中“父亲”强巴作为第一代草原的建设者，“工作就是朝拜，需要虔诚，还需要一丝不苟。”他把自身的工作当成一种神圣的使命，这是个体神圣性的生动体现。而“母亲”苗医生亦是其神圣性的代表，她与强巴一样将自己奉献给了草原的建设。而角巴则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神圣品格的代表，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一个为信任而活着的人。性格和思想是构成人物的重要因素，思想体现在人物的言行中。他的行动很好的诠释了藏族文化对承诺与信任的重视。这些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神圣性并非是宗教意义层面的神圣，而是他们对信念的坚守，是个体神圣性与生命性的交织的完美诠释。

二、脆弱性与韧性的辩证

生态的整体利益才是最高价值，并非某一个局部能独善其身。但作者揭开了生态整体性的另一方面，即脆弱性。可万物碎过之后又能生出撑出一切的韧性，自然的脆弱性与韧性所展现出来的矛盾关系让我们理解要看见“相互关联的脆弱性”。书里的高原雪山看起来雄浑壮阔，而底下的生态链却脆弱得像根细线，作者在其描写中没有刻意渲染悲伤，但那些冻裂的羊蹄、枯掉的草茎和羊群的哀鸣，却把生态之美的易碎显现得触动人心。但越是脆弱的地方，却能撞见韧性，比如书中桑杰加红着眼眶救了十几只羊；年轻的人们扛着铁锹清理河道；牧民们所展现的善良就像冻土缝里钻出来的梅朵，虽然花瓣上沾着霜花却照样看得扎眼。书里所展现的生态和谐是草原上的四季轮回和万物更迭。雪灾是破坏,牧民救羊、草木再生是修复,而过度放牧是挑战、危机。最动人的生态之美就体现在这一次次的“破”与“立”中。

脆弱性体现在书中对死亡的大量描写上，用生态美学诗意的笔触把书中生命与生态的脆弱性联系起来。书里在对死亡的书写中，赛毛被洪水冲走，角巴掉入雪渊，苗医生感染麻风病殉职等等。我们认识到大自然是公正无私的接纳并包容每一个人，在巨大的自然面前，个体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这也并不只是个体的悲剧，而是生命的脆弱性。生命的脆弱成了生态脆弱性的一种写照，死亡不是终结，个体的死亡也并未消失。反而是通过生态美学的建构才有了新的意义。苗医生的奉献通过女儿梅朵回归延续下去，赛毛的献身是对族群精神和给大地献身的思考，作者用生命的脆弱来体现韧性，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存在，而在于融入生态与文明的延续之中。

三、地方性与全球化的对视

生态学家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里说真正好的作品要“扎”在地方里，但又不能困于地方。雪山大地》里的生态书写有着两层含义：一是贴着高原雪山的肌理，二是望见更广大的世界。最根本的地方性是藏民与草原的紧密联系，比如书中开篇就写了牧民们寻找冬季牧场的艰难场景。藏区角巴一家和所有牧民们的生计财富都必须依照草原节律来走动，特定的草木、动物习性也有很扎实的高原地域气息。书中的邦锦梅朵只生长在雪山高原冻土缝中，藏羚羊的迁徙、牧民转场也是只能沿着固定线路进行。 这些都是草原“地方感”的体现，藏地人民的精神世界也是深深扎根于本地的自然环境之中，形成着独具一格的地方性信仰。在藏民最原始的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中就体现了本土精神的信仰，如阿尼玛卿雪山被称为“至尊祖先的雪山”，而阿尼琼贡意为“鹫峰”。但这种信仰精神并没有随着现代化文明的发展而消逝，反而逐渐在与汉文化的融合下成为了藏地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识。

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刻画风土，描绘“地方感”的层面之上，而是通过外来者的视角悄悄地把这片土地拉入了全球化的语境当中，在书中他诠释出了一个道理，“局部的动作能掀起全球的涟漪”。书中的科考队带去的温度计，它记录下的不只是高原的气温还有是全球变暖的刻度。雪山上的雪线出现后退暗藏着不仅仅和高原雪山有关的问题更有着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的缩影。书中所呈现出的生态美学并不是对自然美的呈现，更多的是一首充满诗意的生态世界的挽歌。也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了思考我们不能忽视全球化的问题也不能在全球危机中独善其身，只有守护着高原和雪山才能守住我们共有的唯一的未来。

苏珊·朗格说过，“文学不应该对预设的答案鞠躬，而应该把时代里那些疼的、急的问题抛出来”，《雪山大地》的生态书写很好地阐释了这句话。它没有给出任何现成的答案，也没有告诉我们要种多少棵树，但是他用文字构建起一个充满神圣性、生命性，同时又是脆弱与韧性并存的审美世界。最打动我的是它把生态美学从浪漫情调里拉了出来，《雪山大地》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与生态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雪山大地》所要表现的不只是文人笔下风和日丽的“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景，它反映的更是与人类文明能否继续延续有关的生存智慧。它讲述的是从征服自然到归顺自然、敬畏自然的转变。我们应该把书中的句号变为践行生态守护的起点。